

鲁迅

——最后的告别



孔海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

——最后的告别

孔海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最后的告别/孔海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395-4

I. ①鲁… II. ①孔… III. ①鲁迅(1881~1936)—葬礼—
史料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575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2 千字 开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3.5 插页 9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395-4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寓所长逝。



鲁迅遗体被抬出房间。



鲁迅石膏面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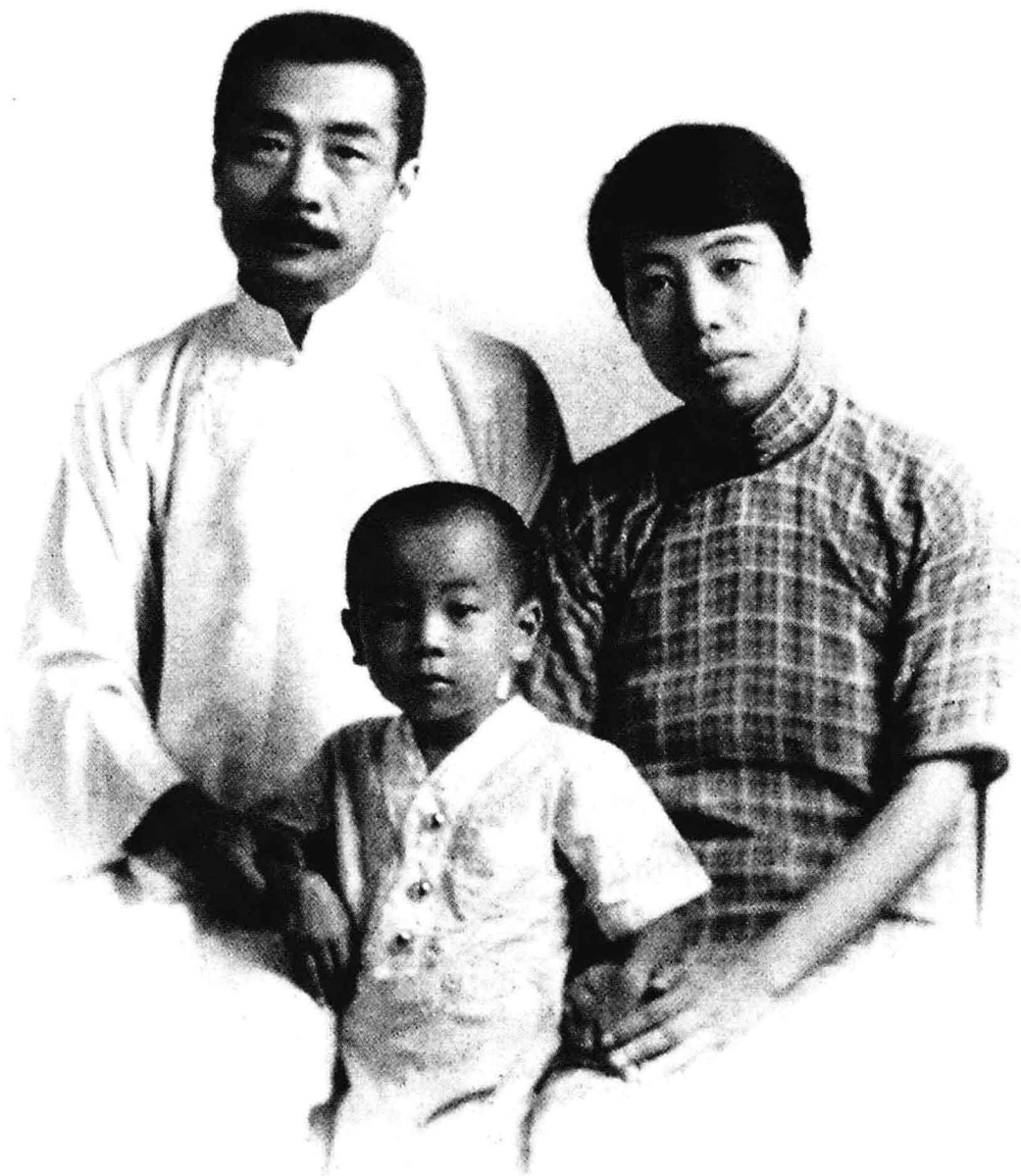
译文社印刷赠送日本澳村博史绘画——《长眠了的鲁迅先生》



宋庆龄、许广平、内山完造、周海婴在鲁迅葬礼上。



冯雪峰在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演讲。



鲁迅一家 摄于1933年

诀别（代序一）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渡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晏歌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



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依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吓没了，依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周海婴

节选自《鲁迅与我七十年》

序二

鲁迅先生去世已经许多年了，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这在我生命史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在电话那头说，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

岁月飞驰，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曹白向她介绍我。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我欣然同意。

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工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非常珍贵。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

更可贵的是，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如鲁迅先生病重时，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都是文献性的史料，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

在书中孔海珠也提到了我为鲁迅先生画遗像的事。1981年9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的纪念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季家厍。刚起床，还没有穿袜子、刷牙，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煦同志都受惊了，以为来逮捕人。门开后，才看到



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要我马上去画遗像。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一直到了大陆新邨鲁迅先生的家里。

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锐利的目光，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全屋笼罩着悲哀，萧军伏在桌上痛哭，在场的还有周建人、胡风、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内山完造。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在悄悄地游动。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像》，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

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曹白也在画。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为之翻面型。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我和曹白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此后我参加了守灵，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先生。到了万国公墓门口，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鲁迅先生去世那年曹白才二十二岁，是我最友好的同志。他是江苏武进人，和我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是同班同学、好友。我们于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引下组织了“木铃木刻研究会”，开始从事表现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木刻画艺术，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5年出狱后，曹白于当年创作了木刻《鲁迅像》，后寄

给鲁迅先生。鲁迅回信说：

“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者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

并在木刻画旁边写了这样的话：

“曹白刻 1935 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老爷’就指着这张木刻说：‘这不行！’剔去了。”

曹白于 1936 年 4 月写了《坐牢略记》提供给鲁迅，先生依此写了《写于深夜里》一文，发表于当年上海《夜莺》月刊第一卷。同年 10 月 8 日，鲁迅先生带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曹白有幸在展览会上和鲁迅先生会面，而我却因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为他们写标语，竟失此和先生会面的良机，成为终生的遗憾！

鲁迅先生从展览会回到家里时对许广平先生说：

“我今天看到曹白了，是个小鬼！”这是后来许先生告诉我们的。

当鲁迅先生的灵柩在万国公墓的墓穴落葬时，有如一个孩子失去了母亲似的，曹白竟嚎啕大哭！因为他失去了最崇拜的导师。

共和国成立了，我们高兴地看到恢复了上海鲁迅故居，并建立了鲁迅纪念馆。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上海为鲁迅先生营建新墓和纪念馆，举行隆重的鲁迅先生棺柩迁葬仪式。据作者记载，迁葬仪式上周扬出场扶棺。关于周扬，当年鲁迅先生病逝，他未曾到场执绋，我不知道因他是共产党员而像冯雪峰似的不便露面，还是因为鲁迅生前批评了“四条汉子”而不前来悼唁？但这次看到有他的照片，我很高兴。以前，当 1940 年我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员时，周扬是我们的副院长，他曾在公开的讲话中对他和鲁



迅的关系作了自我批评，给我留下好印象。

我高兴地读到，鲁迅先生灵柩迁葬仪式在封墓后，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揭开了墓前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萧传玖创作的鲁迅坐在藤椅上的铜像幕布。我曾两次欣赏萧传玖的作品，第一次是1979年12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出版《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我们作为选集的编委集体来到像前瞻仰并留影；其中有我，版画家王琦、古元、江丰、吕蒙、李桦、李少言、李平凡、杨可扬、沈柔坚、张望、彦涵、黄新波、赖少其、曹白以及李树声。

第二次是2001年5月4日，当我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时，由陪行的儿媳叶倩用轮椅把我送到鲁迅先生铜像前。关于鲁迅铜像的作者萧传玖，我还必须说几句话。他湖南人，1931年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和我是同班同学、挚友，他也是“木铃木刻研究会”的成员，刻了木刻画《交涉》（载《鲁迅收藏中国现代木刻选集》）。当我和曹白、叶洛被捕后，他曾到监狱给我送衣物，后留学日本学雕塑。全国解放后，他同妻子来北京看过我，我去杭州也必定去看他。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本校的造反派整死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毁了多少有才能的人！

鲁迅先生去世之后，研究鲁迅的著作很多，很丰富。而全面记录鲁迅先生葬仪的专题书，这还是第一本；其意义不仅让我们又一次缅怀敬爱的鲁迅先生当年受到的巨大哀荣，更在于让我们感到鲁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也不会淡化。鲁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力群

2004年3月27日于北京